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Thai Speech Act of Request: A Case Study of Campus Scenarios

汉泰请求言语行为对比研究——以校园情景为例

| Noramon Sapermsup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noramon.sup@hotmail.com

ABSTRACT

A request is a common speech act in any language and is essential for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aims to compare the Chinese and Thai speech act of request in the campus scenario. Using the oral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method, it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quest speech acts among 20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and 20 native Thai speakers.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use of the initial action language in the request speech act, and the us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difiers in the central action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se two languages had some similari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ech act of reques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many aspects and both ha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argued that this differenc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and Thai socio-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mparison; Chinese and Thai; Speech Act of Request; Request Strategy; Cultural Difference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需要进行交流和互动，言语交际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萨丕尔（Edward Sapir）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这表明语言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罗常培，2016）。因此，要学好一门语言，不仅需要掌握语言知识，还需要理解语用知识以及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跨语言交际中，如果不能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可能侵犯对方的礼貌规范，导致误解或冲突，这强调了言语行为对比研究的重要性。汉语和泰语作为汉藏语系中的两种主要语言，虽然同属一语系，但在历史发展、文化及地缘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也影响了言语行为的实现方式。在交际中，请求作为一种常见的言语行为，被广泛使用，它是一种指令性言语行为，说话者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并期望听话者能够协助完成某事。根据 Trosberg（1995）的观点，请求被认为是一种强加行为，因为其内容往往让听话者承担一定的代价，例如体力、时间、金钱等。由于请求将说话者的期望施加在听话者身上，因此它本质上具有潜在的威胁面子特征，可能对听话者的消极面子产生影响。

以往的研究主要通过书面话语填充测试法收集请求表达语料，例如：张绍杰和王晓彤（1997）、Sunudda Wiriyā（2001）、麦红宇和陈锡尔（2012）等人。但是，这种方法存在一些缺点：被试者无需即时根据社会经验和规范作答，同时问卷提供的书写空间限制可能会掩盖口语表达的特征（姜占好，2013）。因此，本研究通过口语话语填充测试法（Oral Dialogue Completion Test, ODCT）来收集语料，这样所获得的语料更真实、更接近自然语言的表达，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Yuan, 2001）。

研究方法

口语话语填充

本研究采用口语话语填充测试法收集相关语料，研究对象为在校学生。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包括理科、文科和艺术专业等，年龄在 20 至 30 岁之间，分为两组：（1）汉语母语组，（2）泰语母语组，每组 20 名参与者。Holmes（1986: 505）曾指出，进行言语行为研究时，语料至少需要 200 条才能有效地进行分析。因此，每个组别都包含 20 名受试者，共有 12 个情景。每个组别将产生 240 条语料，用于研究分析。通过对比不同受试者的语料来判断汉语母语者和泰语母语者表达请求的异同。

关于情景设计，本研究以龚恺悦（2019:12-13）的情景问题为模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设计出了 12 个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景。这些情景中的变量因素根据 Brown 和 Levinson（1987: 71-83）的分类包括：（1）相对权势（power），指的是会话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分为说话者社会地位高、说话者社会地位低、双方社会地位平等；（2）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指的是会话参与者的亲疏程度，分为近和远两种关系；（3）强加程度（weight of imposition），指言语行为对听话者造成的影响程度，可以分为强加程度高和强加程度低。强加程度高表示该请求需要听话者付出很大的代价（体力、时间、金钱等），强加程度低则表示该请求对听话者要付出的代价较小。在情景设计中，这些变量因素得到了平衡控制，详见表 1：

表 1. 情景设计表

序号	社会距离	相对权势	强加程度	情景
1	近	高	低	借熟悉的学妹的笔。
2	近	相等	低	想让同学调高空调温度。
3	近	相等	高	向亲密的室友借 500 块钱。
4	远	高	低	请不认识的学弟帮忙拍一张照片。
5	远	相等	高	请不熟悉的同学帮你看论文。
6	近	低	高	请导师修改论文。
7	近	低	低	请熟悉的老师把字写大一点。
8	远	相等	低	向不认识的同学问路。
9	远	低	高	需要采访一位不熟悉的教授。
10	远	低	低	上不熟悉老师的课时，突然要去上厕所。
11	近	高	高	想让熟悉的学妹去图书馆帮你占座位。
12	远	高	高	不小心把碗掉在地上，想让食堂阿姨来打扫。

在测试过程中，笔者向参与者展示特定的情景，并要求他们根据不同情景中的交际目的发出请求，然后开始录音，最后对录音的内容进行转写和分析。

语料分析方法

Blum-Kulka (1989) 在分析请求言语行为时，将请求策略按照直接程度分为直接策略、规约性间接策略和非规约性间接策略三类，并将此言语行为的话语序列分为起始行为语 (alerters)、中心行为语 (Head act) 和辅助行为语 (supportive moves) 三部分。由于请求行为可能给听话者带来巨大的面子威胁，为了降低或避免威胁听话者的面子，说话者经常通过修饰手段来提出请求，其中对中心行为语的修饰叫做“内部修饰语” (internal modification)。对中心行为语以外的修饰叫做“外部修饰语”或“辅助行为语” (external modification)。通过这两种修饰手段能够实现礼貌的显性。因此，本研究以此为框架，分析汉语和泰语中请求表达的异同。

研究结果及探讨

通过口语话语填充测试法，本研究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部分受试者选择不使用语言提出请求，而是通过身体活动来提出请求。但是，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请求的语言形式，因此只对口语语料进行分析和对比。经过剔除不符合语言形式要求的样本，最终筛选出了 437 条有效的语料。接下来，本研究将对这些有效的语料进行详细分析。

请求策略对比

在交际过程中，请求行为一般采用直接和间接两种策略来完成。直接请求策略即通过句法标记，如祈使句或施为性动词等手段表现言外之意，如：“借我文学课笔记看一下”。间接请求策略分为两种：(1) 规约性间接策略即通过一些固定格式，委婉地发出请求，如“我可不可以借 500 块钱？”；(2) 非规约性间接策略即通过暗示、建议或询问方式发出请求，如：“你还有多少钱？”。不同类型的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汉泰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对比表

请求策略	汉语		泰语	
	n	%	n	%
直接策略	61	28.24	95	42.99
规约性间接策略	144	66.67	111	50.22
非规约性间接策略	11	5.09	15	6.79
总计	216	100	221	100

注：1. n 为该请求策略的使用频次。

2.表 2 中的百分比为某个请求策略的语料数/三种请求策略的总语料数*100。

根据表 2 中的数据，在这两种语言中，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显示出一致的总体趋势。具体来说，规约性间接策略是最常见的请求策略，其使用频率高于直接策略和非规约性间接策略。在汉语中，规约性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超过 60%，而在泰语中为 50.22%。泰语中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达到 42.99%，而汉语中未达到 30%。此外，种语言中非规约性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都低于 10%。

规约性间接策略的普遍使用可能与其具有语气缓和且给予对方选择余地的特性相关（麦红宇、陈锡尔，2012）。但是，汉语和泰语中规约性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在汉语中，这一策略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直接策略，而在泰语中，这两种策略的使用频率更为接近。接下来，我们将从不同情景变量因素探讨汉语和泰语中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具体内容见表 3：

表 3. 汉泰不同情景变量因素中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对比表

情景变量		汉语			泰语		
		直接	规约	非规约	直接	规约	非规约
社会距离	近	25 (23.36%)	76 (71.03%)	6 (5.61%)	43 (39.09%)	55 (50.00%)	12 (10.91%)
	远	36 (33.03%)	68 (62.39%)	5 (4.58%)	52 (46.85%)	56 (50.45%)	3 (2.70%)
相对权势	高	13 (16.46%)	62 (78.48%)	4 (5.06%)	28 (37.33%)	45 (60.00%)	2 (2.67%)
	相等	21 (31.34%)	43 (64.18%)	3 (4.48%)	32 (45.07%)	33 (46.48%)	6 (8.45%)
	低	27 (38.58%)	39 (55.71%)	4 (5.71%)	35 (46.67%)	33 (44.00%)	7 (9.33%)
强加程度	高	28 (26.17%)	75 (70.09%)	4 (3.74%)	37 (33.33%)	68 (61.26%)	6 (5.41%)
	低	33 (30.28%)	69 (63.30%)	7 (6.42%)	58 (52.73%)	43 (39.09%)	9 (8.18%)

注：表 3 中的百分比为细分策略占总策略的比重，如 23.36% = 25（社会距离为近中直接策略的语料数）/

（25+76+6）（社会距离为近中不同请求策略的总语料数）*100。

根据表 3 的数据，在相同的情景变量因素下，汉语和泰语中不同请求策略的使用频率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汉语和泰语中的“直接策略”和“规约性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差异显著突出。在汉语中，无论情景变量因素如何，规约性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直接策略；而在泰语中，这两种策略的使用频率与汉语相比更为接近，表明泰语中的请求行为更倾向于“直接”。本研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礼貌表达手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首先，根据毛延生和何刚（2022）的观点，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礼貌表达手段和语言结构，同时每个语言社区都遵循着特定的言语行为规范，用以塑造规范礼貌行为的语境。因此，虽然大多数人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比直接言语行为显得更有礼

貌（李柯平，2002），但本研究认为这一观点并非绝对成立。直接表达请求时，可以附加一些礼貌用语以达到礼貌的效果，如汉语中的“请”“麻烦”“打扰了”，以及泰语中的“ขออนุญาต（请）”“รบกวน（麻烦）”等。此外，在泰语中存在一种在汉语中没有的语气词，它们可以表示说话者的身份和礼貌程度（裴晓睿，2017）。泰语母语者经常将这些语气词放在直接言语行为后面，如“ห้องเรียนนี้ไปทางไหนคะ”（这个教室怎么去+女性语气词），รบกวนอาจารย์ตรวจอีสิสให้หน่อยครับ（麻烦老师检查一下论文+男性语气词）。通过这种手段，他们能够简明而又礼貌地提出请求，因此这种表达礼貌手段在泰语中被广泛使用（Sunudda Wiriya, 2001）。

其次，由于文化背景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使得他们在语言中的词汇选择和表达方式各不相同，请求策略的选择也不例外。泰国是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佛教常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对于自己无缘的人也要帮助，不分亲疏，无条件地帮助他人，相互帮助是美德（凌海成，2008）。因此，直接提出请求也更容易为对方所接受。而在汉语文化中，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核心概念，内涵丰富的人际关系思想，促使人们更倾向于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张志景，2014）。因此，在汉语文化中，直接提出请求往往被视为粗鲁和冒昧的行为。相反，人们更倾向于以间接方式提出请求，强调尊重他人的立场和感受，不强求他人，这是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社交准则。

起始行为语对比

起始行为语位于话语的开头，用来引起听话者关注说话者的请求信息。根据钱佳瑜、黄凤婷（2018）的分类，起始行为语可以分为称呼语和招呼语两种。通过分析语料，本研究发现四种使用情况：（A）仅使用称呼语；（B）仅使用招呼语；（C）同时使用称呼语和招呼语；（D）都没使用称呼语和招呼语。具体使用情况如下表4所示：

表4. 汉泰起始行为语的使用情况对比表

情景变量		汉语				泰语			
		A	B	C	D	A	B	C	D
社会距离	近	50 (44.64%)	10 (8.93%)	19 (16.96%)	33 (29.47%)	52 (46.02%)	6 (5.31%)	8 (7.07%)	47 (41.60%)
	远	26 (25.00%)	15 (14.42%)	60 (57.69%)	3 (2.89%)	49 (45.37%)	34 (31.48%)	5 (4.63%)	20 (18.52%)
相对权势	高	25 (32.47%)	13 (16.88%)	26 (33.77%)	13 (16.88%)	31 (40.79%)	19 (25.00%)	0 (0.00%)	26 (34.21%)
	相等	20 (28.57%)	13 (18.57%)	15 (21.43%)	22 (31.43%)	22 (29.33%)	21 (28.00%)	0 (0.00%)	32 (42.67%)
	低	30 (43.48%)	0 (00.00%)	37 (53.62%)	2 (2.90%)	51 (72.85%)	8 (11.42%)	9 (12.87%)	2 (2.86%)
强加程度	高	39 (36.45%)	8 (7.48%)	38 (35.51%)	22 (20.56%)	63 (56.25%)	9 (8.04%)	8 (7.14%)	32 (28.57%)
	低	36 (33.03%)	11 (10.09%)	44 (40.37%)	18 (16.51%)	38 (34.86%)	45 (41.28%)	2 (1.84%)	24 (22.02%)

注：1. A = 只用称呼语、B = 只用招呼语、C = 称呼语和招呼语都用、D = 称呼语和招呼语都没用。

2. 表 4 中的百分比为细分起始行为语占总起始行为语的比重：如 $44.64\% = 50$ （社会距离为近中只使用

称呼语的语料数 / $(50+10+19+33)$ （社会距离为近中不同起始行为语的总语料数）*100。

根据表 4 的数据，在不同情景变量因素中，起始行为语的使用情况在汉语和泰语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当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关系为亲近时，在汉语中 A 情况的使用频率最高，达到 44.64%；而在泰语中 A 和 D 情况的使用频率较为接近，前者占 46.02%，后者占 41.60%。此外，在泰语中 C 情况的使用频率最低的，低于 10%，而在汉语中则高于 10%。
2. 当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关系为疏远时，在汉语中 C 情况的使用频率最高，达到 57.69%；而在泰语中，这种情况的使用频率却低于 10%，使用最多的是 A 情况，频率达到 45.37%。
3. 当说话者的地位高于听话者时，在汉语中 A 和 C 情况的使用频率较为接近，前者占 32.47%，后者占 33.77%；而在泰语中 A 的使用频率最高，达到 40.79%，但未出现 C 情况。
4. 当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地位相等时，在汉语中 A 和 D 情况的使用频率较为接近，前者占 28.57%，后者占 31.43%；而在泰语中，A 情况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 D 情况，前者占 29.33%，后者却达到 42.67%。此外，在泰语中未出现 C 情况，而在汉语中，这种情况的使用频率高于 20%。
5. 当说话者的地位低于听话者时，在汉语中 C 情况的使用频率最高，达到 53.62%；而在泰语中，这种情况的使用频率仅为 12.87%，使用最多的是 A 情况，频率达到 72.85%。
6. 在汉语中，无论是请求的强加程度高还是低，A 和 C 情况的使用频率非常接近，大约在 33~40% 左右；而在泰语中，A 和 C 的使用频率存在明显的差异。当请求的强加程度高时，A 的使用频率高于 50%，但 C 的使用频率却低于 10%。同样，当请求的强加程度低时，A 的使用频率高于 30%，而 C 的使用频率也低于 10%。

总之，在以上情景变量因素中，汉语母语者明显更倾向于使用“称呼语+招呼语”，而泰语母语者则较少使用这种方式。那么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下面我们进行讨论：

首先，按照泰国人表达方式的习惯，当对不熟悉或者陌生人提出请求行为时，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招呼语（麦红宇、陈锡尔，2012）。根据上表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招呼语的使用频率达到 31.48%。相反，当对熟悉的人提出请求时，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称呼语，招呼语的使用频率低于 10%。因此，很少同时使用称呼语和招呼语。

其次，通过调查发现，汉语母语者在上述的情景变量因素中使用了大量的礼貌性招呼语，如“您好”“你好”“请问”“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等，旨在使所提出的请求更显得礼貌。例如：

首先，从相同点来看，在汉语和泰语中“礼貌标记”的使用频率较为接近，前者为 22.16%，后者为 25.00%；而“主观性词汇”的使用频率则是最低的，无论是汉语还是泰语中，都未达到 1%。

其次，从不同点来看，在汉语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达到 34.11%，而在泰语中未达到 30%；“情态词”在汉语中使用频率为 29.45%，而在泰语中则低于 10%；“征求意见”在汉语中使用频率为 11.66%，而在泰语中达到 19.78%；此外“语气词”在汉语中使用频率低于 10%，而在泰语中却高于 20%。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内部修饰语的功能以及其在不同语言中的使用特点。

礼貌标记

通过调查发现，汉语中的礼貌标记没有泰语丰富。在泰语中，通过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可以增加请求表达的礼貌性，而在汉语中不能找到对应的方式。因此，虽然这两种语言中礼貌标记的使用频率较为接近，但泰语中的使用频率略高于汉语。例如：

(3) ช่วงนี้เวลาว่างใหม่ ช่วยดูรายงานให้เรา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 (情景 5)

(最近有时间吗？，帮我看一下论文可以吗？)

(4) อาจารย์ครับ ผมแก้วิจัยเสร็จแล้ว รบกวนอาจารย์ช่วยดูให้ผม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ครับ (情景 6)

(老师+男性语气词，我论文改完了，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论文可以吗？)

(5) อาจารย์คะ หนูเขียนอีสิสเสร็จเรียบร้อยแล้ว รบกวนอาจารย์ช่วยตรวจสอบ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คะ (情景 6)

(老师+女性语气词，我论文写完了+女性语气词，我麻烦老师检查一下可以吗？)

在这三个例子中，针对相同的请求目的，说话者选择了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在例(3)中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地位相等，因此使用“เรา”作为第一人称代词；而在例(4)和例(5)中，说话者的地位低于听话者，如果使用“เรา”这样的话语显得不礼貌，难以让听话者接受所提出的请求，因此说话者使用“ผม”（男性第一人称代词），“หนู”（女性第一人称代词）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可以发现，在泰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具有表达礼貌功能。

模糊限制语:

在请求言语行为中，模糊限制语充当一种缓和手段，使得话语更加含蓄委婉，更加凸显礼貌层级，从而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顾小青，2013）。在汉语中，模糊限制语主要表现在动词的不同形式上，说话者使用它来展现不同的请求程度。例如：

(6) 我这个月生活费不够花了，先借一点，下个月还给你。（情景 3）

(7) 现在有空吗？我写论文的时候实在没有思路了，能不能请你教教我。

（情景 5）

(8) 老师你好，我论文写完了，请您过目一下，帮忙修改一下。（情景 6）

(9) 老师，这是我论文我刚写完，你能帮我看一看吗？（情景 6）

在这四个例子中，存在四种动词结构形式，分别为“V 一点”（例 6）、“VV”（例 7）、“V 一下”（例 8）、“V 一 V”（例 9）。学者们认为这些形式与光棍动词不同，因为它们具有降低请求强度以表示礼貌（卢福波、吴莹，2005；蒋湘平，2013）。但是，通过对泰语语料的分析发现，在泰语中，模糊限制语主要采用“V + 表示程度小的词语”，例如“V+ น้อย”“V+ แ บบ นิ่ง”“V+ นิด นิ่ง”，而并未出现动词重叠式的情况。

情态词和征求意见

这两种内部修饰语都具有试探的意图，可以给听话者留下选择的空间，同时让说话者能够明显地表现礼貌。根据上表所示，在汉语中，情态词的使用情况比征求意见更为普遍；而在泰语中，征求意见的使用情况则比情态词更为普遍。例如：

(10) 帅哥，能给我拍合照一张吗？（情景 4）

(11) ไปจองที่ให้พี่ก่อนได้ไหม เดี่ยวพี่ตามไป（情景 11）

（先去给我占座位可不可以？我一会儿去。）

以上的两个例子，虽然使用不同的内部修饰语类型，例（10）中使用了“情态词”（能），例（11）中使用了“征求意见”（祈使句+ได้ไหม），但两者都用来询问听话者的意愿。

主观性词汇

在请求言语行为中，主观性词汇常用于强调说话者对请求的态度或期望。在汉语和泰语中，这种修饰语的使用频率都很低，几乎不普遍。

(12) 同学不好意思，我觉得空调温度太低了。（情景 2）

(13) นายพอมีเวลาว่างใหม่ คือเราไม่รู้จะแก้วิจัยยังไงแล้วยิ่งแก้ยิ่งผิดเราคิดว่านายน่าจะช่วยเราดูได้（情景 5）

（你有空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改论文了，越改越错，我觉得你可以帮我看看。

在例（12）中，说话者使用“觉得”来表达希望听话者将空调温度调高。而例（13）中，说话者使用“คิดว่า”来表达希望听话者帮助看论文。

语气词

在泰语中，语气词除了与汉语一样表达说话者的各种语气之外，还包括一些汉语中没有的语气词，用于表示说话者的身份和提高话语的礼貌程度。在泰语中，语气词的使用受到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当说话者的地位低于听话者（社会地位或年龄），或者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关系为疏远时，请求的句末会加上表示礼貌的语气词。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在泰语的请求言语行为中，语气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

(14) ครูคะ พอดิวาหนูเห็นไม่ค่อยชัดเท่าไร ครูช่วยเขียนให้ใหญ่กว่านี้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คะ（情景 7）

（老师+女性语气词，我看不太清楚，老师写大一点可以吗？+女性语气词。）

(15) คุณป้าคะหนูทำขามตกพื้นเลอะ คุณป้าช่วยมาถูตรงนี้ให้หน่อยค่ะ (情景 12)

(阿姨+女性语气词, 我把碗掉在地上, 麻烦阿姨来这里打扫以下? +女性语气词。)

从例(14)来看, 说话者的社会地位低于听话者, 因此中心行为语句末加上女性语气词“ค่ะ”。而在例(15)中, 虽然听话者的社会地位低于说话者, 但听话者的年龄高于说话者, 在这种情况下, 中心行为语句末也应加上礼貌语气词“ค่ะ”, 才能使话语显得更为礼貌。

(16) : ขอโทษนะคะ คือห้องเรียนห้องนี้ไปทางไหนคะ (情景 8)

(不好意思+女性语气词, 就是这个教室怎么走+女性语气词。)

(17) : น้องครับ พี่รบกวนขอถ่ายรูปพวกพี่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ครับ (情景 4)

(学弟+男性语气词, 麻烦给咱们拍照可以吗+男性语气词。)

在例(16)中, 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地位相等(属于同学关系)。而在例(17)中, 说话者的地位高于听话者, 但这两个例子中听话者都是陌生人。因此, 说话者在中心行为语句末加上了礼貌语气词。

外部修饰语对比:

外部修饰语是指请求序列结构中的“辅助行为语”, 其目的在于说服听话者答应说话者的请求, 起到缓和和加强礼貌作用的句子, 具体包括表示原因、试探、感谢、抱歉、自我介绍、作出承诺等内容。外部修饰语既可以出现在中心行为语之前, 又可以出现在中心行为语之后。王荃(2010)将出现在中心行为语之前叫做前序列, 而出现在中心行为语之后叫做后序列。

(18) XX 同学, 你帮我占一下座位可以吗? 我给你带一杯奶茶。(情景 11)

以上例子中的, “我给你带一杯奶茶”作为后序列, 使用在中心行为语“你帮我占一下座位可以吗?”之后, 并属于作出承诺类。由于说话者向听话者提出的请求可能会使听话者花费时间和精力, 因此使用后序列来减轻这一请求对听话者面子的威胁程度。

(19) แยกๆ ปากกาหมึกหมด ยืมปากกาหน่อย (情景 1)

(亲亲, 笔没墨水, 借笔一下。)

以上例子中的, “ปากกาหมึกหมด”(笔没墨水了)作为前序列, 使用在中心行为语“ยืมปากกาหน่อย”之前, 并属于表示原因类, 说话者使用这句话来降低祈使句的直接表达程度。

接下来, 我们将分析语料中外部修饰语的使用情况, 如表 6 所示:

表 6. 汉泰外部修饰语在请求序列结构中的使用情况对比表

出现的位置	汉语		泰语	
	n	%	n	%
前序列	121	72.46	92	69.17
后序列	46	27.54	41	30.83
总计	167	100	133	100

注：表 6 中的百分比 = 外部修饰语使用在某个位置上的语料数/外修饰语的总语料数*100。

根据表 6 的数据显示，在汉语的请求言语行为中，使用外部修饰语的总数高于泰语，达到 167 次，而泰语中则为 133 次。但是，两种语言中的请求序列结构中“外部修饰语”的使用情况表现一致，主要集中在前序列。无论是在前序列还是后序列，两者的使用频率非常接近：汉语中前序列的使用频率为 72.46%，泰语中为 69.17%；后序列的使用频率分别为汉语中的 27.54%和泰语中的 30.83%。

我们可以发现，在实施请求言语行为时，中国人和泰国人倾向于采用归纳推理模式，即话题推迟出现，先出现外部修饰语，再出现中心行为语，这与西方人不同。根据 Scollon & Scollon (1995) 的研究发现，西方人在陈述主题时通常采用演绎推理模式，即话题先入为主，先出现中心行为语，再出现外部修饰语。因此，通过语言的使用可以表现出不同语言背景的人思维模式的特点。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汉语母语者和泰语母语者请求表达的异同，包括请求策略、请求言语行为序列结构，以及修饰手段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虽然这两种语言在实施请求行为时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具体在于（1）汉语和泰语在请求言语行为的表现序列上基本一致；（2）在起始行为语的使用上，汉语中更倾向于同时使用“称呼语+招呼语”这一表达方式，而在泰语中则较少使用；（3）在各种内部修饰语的使用上，汉语中除“情态词”的使用频率高于泰语外，其他修饰语的使用频率均低于泰语。此外，泰语中的模糊限制语未出现动词重叠式，且泰语中存在男性和女性语气词的区分，而汉语中则没有这种区分；（4）外部修饰语的使用上，汉语的使用频率高于泰语，但两者的大部分外部修饰语都出现在前序列；（5）泰语中的请求策略要比汉语“直接”，这与中泰两国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泰语母语者在用汉语表达请求时，可能会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直接将泰语的请求表达习惯翻译成汉语，从而造成一些语用偏误。目前，有关泰国汉语学习者汉语教学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技能受到普遍重视，而关于语用能力的培养还是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因此，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为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语用能力发展提供教学指导，以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 [1] Blum-Kulka, S. J. House. (1989). Cross-cultural and situational variation in requesting behavior,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 and Apologies*,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 [2] Brown, P. , &Levinson, S.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1-83.
- [3] Holmes, J. (1986). Compliments and compliment response in New Zealand English[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04), 505.
- [4] Ren, W (2019).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uring study abroa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learner reques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37-149.
- [5] Sunudda Wiriya (2001). A study of making request in Thai. Master's thesis, Chulalongkom University.
- [6] Scollon,Ron & S.Scollon (199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 [7] Trosberg, A(1995).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Requests, complaints and apologi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8] Yi Yuan (2001). An inquiry into empirical pragmatics data-gathering methods: Written DCTs, oral DCTs, field notes, and natural conversa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02), 271-292.
- [9] 龚恺悦 (2019). 目的语环境对英语母语者习得请求策略的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https://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71-1019111144.htm>.
- [10] 顾小青 (2013). 模糊限制语与礼貌生成,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02), 103-104.
- [11] 姜占好 (2013). 过渡语语用学视角下的语用能力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60.
- [12] 蒋湘平(2013).“V — V”的语用探析——兼论“V — V”和“VV”的语用差异, (05), 57-60.
- [13] 李柯平(2002). 论“请求”言语行为,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2), 40-44 .
- [14] 凌海成(2008).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佛教文化, (03).
- [15] 罗常培(2016). 语言与文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6] 卢福波,吴莹(2005). 请求句中“V”“V一下”与“V V”的语用差异, 语言教学与研究, (04), 40-45.
- [17] 麦红宇, 陈锡尔(2012). 汉泰请求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 黑河学刊, (04), 34-37.
- [18] 毛延生,何刚(2022). 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的自觉、批评与优化——来自解放语用学的启示,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1), 94-103.
- [19] 裴晓睿(2017). 泰语语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 钱佳瑜, 黄凤婷等(2018). 亚洲在华留学生汉语请求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 海外英语, 218-221.
- [21] 王荟(2010). 汉语中请求言语行为的前序话语及其策略性,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09), 102-107.
- [22] 王敏(2016).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请求言语行为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3] 孙晓曦,张东波(2008). 美国大学生汉语“请求”言语行为能力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01): 105-114.
- [24] 张绍杰,王晓彤(1997).“请求”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 现代汉语, (03), 63-72.
- [25] 张志景(2014). 儒家人际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兼论当代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 北方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